



冰雪熱潮，香港傳媒在哪？

雖然與夏季奧運相比，冬季奧運看似「遜色」不少，但其實其全球吸引力仍持續上升。2010年溫哥華冬奧吸引18億電視觀眾，2014年索契冬奧增至21億，之後2022年北京冬奧也有超過20億人次收看，可見大家對冬奧的注意一直提高。每一屆冬季奧運，香港電視台都有報道，從早年僅播每日精華片段，到近幾屆增加閉幕式直播，加上中國運動員成績亮眼、香港也派出代表隊，報道篇幅明顯增加，留意的觀眾亦因此增多。

媒體是推動體育發展的重要力量。過去幾屆冬奧，香港媒體大篇幅報道，讓大眾對冰雪運動認知大幅提升，尤其是冰球和速度滑冰，在冰上的速度感，加上現時的高速拍攝再慢鏡重播震撼畫面，而香港亦經常舉辦相關國際賽事，因此往往能吸引不少觀眾。

今屆2026年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於2月6日至22日舉行，香港派出歷來最多4名運動員，包括高山滑雪的翁厚全及金詠晞，以及短道速滑郭子峰和林靜欣，4名年輕運動員除了翁厚全外，其餘3位都是首次參與奧運，真期望能實時支持他們出賽。可惜香港電視台未購轉播權，觀眾只能靠新聞片



方芳
方寸不亂

段略知一二，這無疑是對本地冰雪運動推廣的一大阻礙。第一屆冬季奧運於1924年在法國夏蒙尼舉行，當時僅16國、258名運動員；來到現時第25屆，參與運動員已經超過3,000人。奧運本質是一場盛大的電視製作賽事，尤其美國這類重視體育的國家，電視台製作體育節目有利可圖，便會積極爭取版權，美國電視台常佔全球奧運版權收入50%以上。國際奧委會（IOC）為保障冬奧發展，將夏季與冬季奧運電視版權綁綁銷售，但綁綁模式對某些地區不適用，香港就是典型例子。相較之下香港電視台缺乏長遠計劃，不像其他地區一次買兩三屆。2018年平昌冬奧開幕前兩周，因為香港承諾買2022年北京冬奥，IOC才臨時「送」平昌版權給香港；今屆米蘭冬奧開價80萬美元，香港亦無台還價，IOC後來降至僅閉幕式直播+每日精華片段（估計數萬美元），但仍無電視台接手。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IOC需積極開發新資源與贊助商。

香港若想持續推廣冰雪運動，未來或需政府或平台介入（如亞運/奧運模式），確保轉播覆蓋，讓更多人接觸、參與，讓冬季奧運不只是「夏季的配角」，而是另一種熱血與極限的展現。

那年代市區花圃也不少，火車還未電氣化時，由何文田至九龍塘鐵路兩旁的空地，都成了花圃立錐之地。許多有名的花圃，如銷售山東牡丹的醉華園，也是在旺角站附近鐵路邊銷出名聲的，還有裕新園等等。

隨着社會發展，首先因鐵路電氣化而取締路軌邊緣的花圃，新市鎮的發展更令花農失去了種花之地。目前，香港買到的年花，主要來源是內地或者是外國，廣東是傳統的供應基地，遠至河南與山東都有花卉銷港，而鄰近的福建與雲南，更得地利之便。

由於鮮花生產來源地改變，行業銷售也在默默地變化，由傳統的單一花店花檔零售，到有了網上銷售。本港一間有規模的連鎖花店，網上銷售頗受歡迎。愛花者可以安坐家中焚幕前，捧起咖啡杯點選喜歡的花卉，付款後等候花店送花上門。據悉，這是近年流行的銷售方式，這些盆栽式花木在大灣區集合包裝後，再按訂單分區分車送來香港，經銷商節省了大量舖租成本。

花店主人說，零售預計今年銷情比去年少二至三成，客人北上買花，又可在淘寶網購，對香港店舖是有影響的。本人也曾在淘寶訂花的經驗，淘寶所訂的花，個頭和壯實一般想像有出入，但在香港花店網購，有換貨的選擇，質量還是較有保證。



百家廊

黃秀珍

備年草的日子

一年又一年，年年忙大年。年關腳步近了，小鎮的年貨街熱鬧起來。燙金紅春聯，小孩們的鞭炮，金黃的橘子、長長的甘蔗，還有手工碾的米糕、炸丸、滷好的臘味，待宰的雞鴨魚，那些與年節相關的物什，彷彿一夜之間鋪滿了街巷。家家戶戶忙着備年貨，屋裏蒸籠冒着熱氣，街上人潮摩肩接踵，為春節囤足吃食與用度，是年關雷打不動的程序。

說起「備年草」，許多人聞所未聞。如果說備年貨是刻在年味裏的熱詞，那備年草，便是藏在舊時光裏的生僻字，只屬於我們那代人寒假裏的記憶。

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我，對備年草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刻進骨血裏的熟悉，更是年少寒暑假一堂鮮活的勞動必修課。大人有大人的忙碌，孩童有孩童的活兒。寒假最叫人盼的，是新年的爆竹、新衣裳、春節的團圓，還有正月裏走親訪友的熱鬧。放寒假的我們，總要攥緊筆頭，在兩三天裏趕完作業，而後一頭扎進年關的忙碌中，其中最要緊的是備年草。年草備得越足，正月能越安心地串門、嬉鬧，不用惦念着家裏圈養的生靈。

年草是為家裏的兔、豬、牛備下的口糧。彼時村裏家家戶戶都養着畜禽，兔子啃鮮草，水牛嚼青草，就連食吃愛睡的豬，也要嚼幾把青菜野草。平日裏，放學歸來書包一擲往田埂地頭跑，拔一把嫩草餵兔，砍一筐青菜飼豬，把水牛趕去山野裏，由着牠啃食坡

上的青草。可到了正月，大人小孩都忙着走親訪友，老輩人說：「沒開年不幹活，不下地。」牛要圈在欄裏，豬和兔也斷斷不能餓肚子，於是年前備足一冬的草料，便成了頭等大事。

備年草的趣事，如今想來仍覺有趣。平日裏拔草，房前屋後的田壟菜地足夠，可備年草是大工程，需求量大，必呼朋引伴、成群結隊地去。往日挎個小竹籃滿載而歸，備年草卻要挑着大竹筐，甚至拉上板車，牛的食量很大，一擔兩擔的草，不夠牠吃兩天。

拔兔豬草，要去離村五里外的地，那是村裏的次田中稻收割後，有的荒着、有的種上了芥菜，那時的芥菜是餵豬的，人只吃芥菜頭或是用芥菜葉做的鹹菜。山田裏一丘丘長滿了燈籠草與紫雲英，開着白花的燈籠草是兔子的最愛。我們貪玩，拔草的間隙，鑽進紫雲英田裏捉迷藏，紫色的小花沾在髮梢衣角，田埂上笑聲被吹得老遠，那時日子慢得像田埂邊溪水，悠悠淌着。

去山田的路，要走一個半時辰左右。清晨出發，日暮才歸，有時還得帶飯團，在田埂上就着風吃午饭。最叫我們津津樂道的，是堂姐的一樁趣事。她曾口含一塊風鴨肉出門，那是父母獎勵她的吃食，在那年月裏，一口肉堪比山珍。她把肉含在嘴裏，捨不得嚥，中午吃飯，硬生生把肉留在舌後，只扒米飯和地瓜絲。我們笑她小氣，還好奇怎麼做到的，她卻瞇着眼，吧嗒着嘴說，肉味在嘴裏慢慢散，比囫圇吞下要

香上十倍。

比起拔兔草豬草的輕鬆，割牛草是實打實的苦差事，還得有幾分技術。拔草在平疇沃野，割牛草要往山上鑽。年前的蘆葦，有的剛冒出嫩尖，有的已枯黃老硬，太老的牛不愛吃，得挑那種青黃相間的。割多長有講究，割得太長，背着沉，割得太短，又不耐嚼，全憑經驗。割回來的牛草，需放避陽涼的泉水邊，蓋一層遮陽布，拉長保鮮時間。牛的嘴巴刁得很，草料遞到嘴邊，牠總要伸出舌頭撥弄幾下，再用鼻子嗅一嗅，若是老草，便甩着頭不肯碰。

割牛草不必成群，邀上三五夥伴便好。我年紀小，總跟在姐姐身後。去時，姐姐拉着板車，我坐在車上，看路邊的野菊開得燦爛，歸來時，板車上綑滿了蘆葦草，姐姐在前頭拉，我在後面推。遇上上坡路，兩人便喊着號子：「一、二、三！」喊聲落時，一齊使勁，車輪轆轤轆轤地響。到了下坡，我拽着車幫，雙腳一蹬一蹬的，姐姐乘着車尾着地，身子隨板車拉桿往上騰空，任板車帶着我們往前滑，那一刻，所有的疲憊隨風蹬蹬地跑了。

備年草的日子，是年少珍貴的勞動體驗縮影，是屬於我們那一代人的寒假日常，汗水裏加夾的快樂，勞作中藏着的詩意。如今想來，那些日子不僅教會我們在勞動裏品味幸福與快樂，明白責任與擔當，更讓我們在山野田埂間，收穫質樸的成長與一副經得起風吹日曬的筋骨。

藏於歲月山河間的一門風骨

院外科主任等軍中職務。台兒莊血戰中，他執手術刀為負傷將士療傷，以醫者之身守衛家國。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老先生偕妻兒寓居澳門，受昔日同學郭沫若函邀赴江西醫學院任教。多年間，他對舊時的將軍身份諱莫如深，僅專心教書育人。金生先生為百歲辭世的父親申領紀念章需佐證其將軍身份的抗戰資料，江西相關部門幾經鉤沉，終於找到幾十年前組織部門為老先生做的歷史結論，由此他的「抗戰將領」身份得以確認。

王家的抗戰榮光遠不止於此。金生先生已故的大伯——國軍中將王伯驥的抗戰紀念章從60周年到80周年，皆由堂弟台生赴京領取；台生的胞弟王關生則從60周年開始，每10年都在福建領取外公方肇將軍的紀念章，方將軍曾任解放軍海軍艦隊副司令，亦是抗戰功臣。儘管金生先生公務繁忙，卻始終心繫家族先輩的抗戰歷史，輾轉各地走訪考證，幾十年來從未停歇。他與孫連仲將軍之子孫鵬萬隔海交流時，得知對方珍藏着一份台兒莊大戰親歷記佚名手稿，當即懇請影印相贈。經反覆比對後結合已有資料分析，他斷定手稿作者是六叔王伯驥——彼時王伯驥

任孫連仲軍中參謀，台兒莊戰役中因戰功升為營長，正是這場血戰核心區的親歷者。先生的判斷得到了孫鵬萬先生的認同，後來鵬萬先生將包括這份手稿在內的1,550餘件抗戰文物悉數捐贈給台兒莊大戰紀念館。

金生先生的考證不止於近代抗戰，更追溯到明代先祖。經他多方查證，家族明代先祖中曾出一舉人兩進士，因此彼時河南禹州還曾奉旨為王家建「司寇世科」牌坊，彰其文脈。為了梳理這份家族史，金生先生正執筆編撰《家在中原》四部曲，筆墨之間皆是對先祖的追念與對歷史的敬畏。

臨別，先生紳士地堅持將我送至樓下。我由衷地祝願先生，願他的著作早日刊行，能令王家的風骨被更多人知曉，以慰先賢，以啟後人，讓這份藏於歲月山河間的家國情懷代代相傳。

●作者與王金生、林紅斌夫婦合影
作者供圖



七嘴八舌
小臻

今年年宵花市已經開鑼，由年廿四至初一凌晨，分別在全港14個地區舉行，其中最傳統也最具吸引力的，當然是香港的維園與九龍的花墟了。不少香港人吃完年夜飯，都要到這些花市逛逛，感受熱鬧氣氛。

為免加入擠逼行列，早在春節一個月前，在輕鬆舒適環境下已先探花墟，看看今年有什麼心水新品，看中了目標，就回家網上訂購（買滿300元有免費送貨），因為不需考慮提貨，選購就來得「大手大腳」，戶內戶外植物大盆茶花和菜豆、水仙花球莖、朱頂蘭球，有自用也有送禮。

據花農、花商表示，年花大宗生意都是在大除夕前做成的，需要擺放大桃花、金桔等年花的，多是商家、寫字樓大堂和大宅，這些買家都會在春節前預訂布置好，以增添春節氣氛。上世紀七十年代，本港的優質年花都是新界的花圃生產的，那時遠至沙頭角鶴藪、打鼓嶺、元朗白泥，近至沙田小瀝源都是生產年花的地方。新界生產的花木有特點，就是運輸路途短，保持新鮮及損耗少，優質花便能賣得好價錢。那時購買年花的大客，都會開車到新界花圃選購落訂。

那年代市區花圃也不少，火車還未電氣化時，由何文田至九龍塘鐵路兩旁的空地，都成了花圃立錐之地。許多有名的花圃，如銷售山東牡丹的醉華園，也是在旺角站附近鐵路邊銷出名聲的，還有裕新園等等。

隨着社會發展，首先因鐵路電氣化而取締路軌邊緣的花圃，新市鎮的發展更令花農失去了種花之地。目前，香港買到的年花，主要來源是內地或者是外國，廣東是傳統的供應基地，遠至河南與山東都有花卉銷港，而鄰近的福建與雲南，更得地利之便。

由於鮮花生產來源地改變，行業銷售也在默默地變化，由傳統的單一花店花檔零售，到有了網上銷售。本港一間有規模的連鎖花店，網上銷售頗受歡迎。愛花者可以安坐家中焚幕前，捧起咖啡杯點選喜歡的花卉，付款後等候花店送花上門。據悉，這是近年流行的銷售方式，這些盆栽式花木在大灣區集合包裝後，再按訂單分區分車送來香港，經銷商節省了大量舖租成本。

花店主人說，零售預計今年銷情比去年少二至三成，客人北上買花，又可在淘寶網購，對香港店舖是有影響的。本人也曾在淘寶訂花的經驗，淘寶所訂的花，個頭和壯實一般想像有出入，但在香港花店網購，有換貨的選擇，質量還是較有保證。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情人節談談情

女生發現男生無法提供安全感，以自己的能力找安全感，為自己未來作打算。

女生重安全感，男友身上找不到就很難久。還記得韓星宋慧喬本是不婚主義者，當年遇上宋仲基後破例。女生始終喜歡被愛，「雙宋」走進婚姻殿堂時大家都讚金童玉女、天作之合，誰料結婚不到兩年就散。原因是宋仲基為了媽媽急着想要生B，宋慧喬認為宋仲基未能給她足夠安全感，自己正處事業巔峰未想為生B而放棄。

香港的男女生大學畢業一般已經22歲，畢業之後自然要工作幾年才夠本錢組織家庭，人在職場上打滾難免都變得較現實懂計算，拍拖講雙方條件等等，難再找到似大學時代的純真感情。很贊成大學階段找個戀人，情根早種開花結果機會高。當然人生這張考卷，婚姻從不是必答題，勇敢交白卷亦是一種本事。明白中國人思想，父母都不想見到子女單身生活，其實大多數子女也不是刻意單身，只想找個對的人才結婚。

都說人是感情的動物，任何年齡都需要愛，沒有感情的人生不會快樂，否則不會有人六七十歲仍選擇結婚，或者婚姻失敗一兩次仍願意再婚，過來人不會不知結婚必定會遇到某些問題，然而他們尋求的是在人生路途上可互相扶持、生活上可互相關懷慰藉的伴侶，找個同頻人同行人生路是每個人希望的事。「三高」女生也不會例外。「三高」女生找另一半確不容易，女性愈來愈獨立，養兒防老已不管用，生B已不是必然的事，在對的人未出現前先享受自由自在生活，但無論男女追求愛的目標永遠在路上。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朋友說，她小學一年級的女兒上課

時候接觸外間環境而形成，有時幼年聽來一句話，也會像白紙第一次沾染到的色彩，也就是說，白紙都會變成色紙，成長後甚至飽讀萬卷書，成了高級知識分子，都洗脫不了一抹染過的顏色。就聽過社會上有某天才博士，懷念培育他成才的粗言穢語的慈父，對朋友就經常刻意說粗口以示親切。

認識有個學者，很少提起莊子孟子孔夫子，最常說的兩句口頭禪是：我媽說：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可知讀萬卷書，還是少年時媽的話最入心。

所以如果朋友女兒的老師事前預知老師會給學生帶來不良印象，雖然原意絕對是為了學生好，還是應該注意一下說話的方式，這樣就不至於一時無心之失，令小學生誤解了她說的話。



●對小朋友說話真要用心。作者供圖

漫遊大澳

出了港鐵東涌站，

步行3分鐘至東涌巴士總站搭乘新大嶼山巴士11號，我們一家人便懷着期待的心情前往大澳。不同於以往，大家都是趁着中秋佳節來水鄉賞花燈，這次特地挑選淡季再訪大澳，或許別有一番滋味。

11號巴士由北向南，走東涌道直穿大嶼山，沿路樹蔭成林，香港特有的冬日暖陽透過枝葉蜿蜒起伏的山道在車廂內流轉。慢慢山體漸隱，豁然開朗，廣闊的海出現在道路盡頭。再向西行，從嶼南道沿海岸線一路向前，轉入大澳道，不消一會便抵達今日的目的地——大澳。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部。這裏的漁民們沿交錯的河道在潮灘上打入木樁，建立棚屋。棚屋彼此以木橋或木板路相連，縱橫交錯間形成了如迷宮般的格局。當初，我們第一次到訪此處時，逛着逛着便誤入了一處漁家，在主家指點迷津後，才尋到主路，鬧了不少笑話。

在大澳，有兩座橋萬不可錯過。一座是新基大橋、一座是大涌橋。新基大橋建在漁村深處，雖有「大橋」二字，但短小精悍。橋身以「坤甸木」築成，最寬處也僅許3人並行，橋頭的木板上刻有它的來歷，是居民們為方便來往兩岸自發建成。我們站在橋頭拍照，紅色的橋身向着遠山「綿延」，背景是高低錯落的棚屋和山

不必回頭，沿郊遊徑下山即可回到山腳漁村。此時正是最美的日落時分，來上一碗香滑的大澳豆腐花或是特色滷水大墨魚，即可撫慰登山的疲憊，在海浪聲中結束大澳之旅。